

湖
南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



方剂卷

HUXIANG MINGYI
DIANJI JINGHUA
FANGJI JUAN

湖湘名匠典籍精华

总
主
编
／
刘
炳
凡
周
绍
明
主
编
单
位
／
湖
南
省
卫
生
厅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编委会

顾问：吕炳奎 邓铁涛 裘沛然 王永炎 欧阳琦 李经纬
余瀛鳌 焦树德 高德 梅季坤

主任：潘贵玉

副主任：陈满之 曾繁友 张光华 刘孝纯 周绍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尤昭玲 朱文锋 朱克俭 刘炳凡 刘祖貽 孙光荣
严洁 李元聪 吴永贵 旷惠桃 汪华 陈大舜
欧正武 周慎 周衡 秦裕辉 袁长津 黄一九
韩育明 程丑夫 路振平 蔡光先 谭新华 熊继柏
潘远根

秘书组：组长／朱克俭

成员／潘远根 周慎 路振平 陆惠民 李岳夷

HUXIANG MINGYI DIANJI JINGHUA



珍視歷代名醫遵循中醫藥
學理論體系原則
充分發揮其理法方藥辨證
施治的正確作用

祝湖湘名醫典籍精華丛書出版

己卯年夏月八六叟 呂炳奎



总 序 一

中国医药学之所以能枝繁叶茂数千年，乃由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之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而在漫长治学悬壶岁月中，历代名医所著之医学典籍为其主要载体。因此，历代名医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略的组成部分。

湖南自古迄今，文风昌盛，大儒迭起，名医辈出。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深研岐黄奥旨，参以己验，著书立说，汇成浩瀚的湖湘医籍，为中国医药学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书之《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为中医经络学说之肇端。元代曾世荣著《活幼心书》、《活幼口议》，论小儿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多补前人之所未逮。明代许希周著《药性粗评》，一药而赅群用，独取其长，以精约著世。清代鲍相璈著《验方新编》，收罗宏富，门类俱全，简便廉验，流传甚广。民国时期孙鼎宜著《孙氏医学丛书》，章句经典，补阙正误，阐微发隐。湖湘医籍中如此理验并丰、别具创见者，不胜枚举。然惜因千百年来辗转流传，蠹侵蛀耗，水火兵燹，遗失过半。如不及时辑佚钩沉、梓行抢救，难免灭绝。湖南中医药界同仁有鉴于此，以宏扬湖湘医学为己任，历经寒暑近十载，收集、精选西周至民国时期湖湘名医所著医籍百余部，精校细点，分卷结集出版，洋洋千万余字，集湖湘历代名医典籍之大成，实为承先启后、宏扬岐黄之壮举。此乃湖湘医学之幸，亦即中华医学之幸焉。爰为之序。

邵铁良

1999年6月

总序二

近些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视，地域文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除发表、出版了研究某些地方文化现象的论文、著述，整理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外，综合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的专著也相继问世。辽宁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据预告，就有十四种。这十四种我只看到关于齐鲁、吴越、巴蜀、三晋、江西的五种。另外，我读过的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纵横谈》，也是类似的著述。这些书论述的深度广度不一，所论及的不同部分亦有深浅之别，但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缺点：对医药学都忽视了。这可能与撰写者不大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有关。又我国的传统医学（除藏医、蒙医等民族医学外）源流秩然，大都由《内经》、《伤寒论》、《本草》等逐步演变，有时代的进步，而鲜地域的差别，也易为研究地域文化特点者所忽略。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虽有悠久的传统（地方志即其具体表现），用现代观点重加审视，却开始不久。要完善、成熟、深入，须经分门别类的探讨和综合概括互相推进的反复过程。而现在分门别类的研究参差不齐，有的已较为人所注意，有些尚为人所忽视，这样，概括起来就不免详此略彼或取此遗彼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难免的，但也反映一些人对开展地域文化和地方文献研究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关注它的人还不多，湖南的情况亦即如此。因此，我得知《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即将出版，感到特别高兴。

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分支。研究地域文化，从总的目的来看，仍然是为了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填补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不全面之处。但它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总结本地域过去文化的特点、成就和缺陷，用更亲切的方式，激励本地人奋发有为，历史上许多人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整理、刊布和研究本地的文化遗产的。湖南人注意这个工作比较某些地区较晚，到明末清初才有周圣楷编了《楚宝》，廖元度编了《楚风补》这两部诗歌总集。由于明到清初（康熙三年），湖南尚属与湖北合为一省（湖广省），这两书都还是汇湖南、湖北为一集的。专事整理、传播湖南文献的则自清道光时的邓显鹤始。他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文作家，但其毕生主要精力是用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搜辑、校订和出版上。其主要贡献是：与

邹汉勋合作搜集、校刊并出版了王夫之的一些主要著作,使这位长期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文化巨人的伟大创作得以显耀其光辉;又先后编纂了《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两部大型的诗歌总集,使一些没有诗集传世、几将湮没无闻的诗人的存世之作与有专集传世的诗人之作得以一并流传。此外,他还刊行了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湖湘学者周敦颐的《周子全书》、元代湖南著名作家欧阳玄的《圭斋全集》(附《补遗》一卷),编撰了《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等,都意在弘扬湖湘文化传统,激励后人。湖南在道光以后,人才辈出,文化空前繁荣,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饮冰室合集·谈方志》)是有道理的,至少他应是导师之一。

但整理和研究地方文献,其难度颇大。在资料的搜集上,甚至比某些书籍的整理工作更难。因为它既难以找到许多流行的版本(如一些著名的典籍那样),也罕有现成的丛书作基础,有许多往往只有孤本或抄本流传,且散在各地图书馆乃至私人手中。这类书,平日躺在公私书架上,不见得都被人重视,倘有人说要拿来出版,却立即身价百倍、千倍,使人瞠目结舌。我近年与一些同道编辑《历代辞赋总汇》,也涉及一些地方性的文献,就吃尽了苦头。据《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的编者们的调查线索,自唐以来,湖湘名医约有三百人;可考的著述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算起,有五百余种,现存者尚有一百四十余种,要搜集这么多的书加以比较、选择出版,该是多么艰难的工程!何况择定之后,还要校注,其难度也是很大的。近人每重视撰著,而轻视校注,好像这只是一句读之学,不足登大雅之堂。其实精当的标点、校注,比无深造自得之见的论著要难得多。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你对某些前人的著作如有未能读懂的语句,只要大意可知,就可酌引其中的片断加以评说。校点古籍,一处不懂,就难以下笔。当然,如果囫圇吞枣,不管懂不懂,随便点去,那又当别论了。

整理古籍,目的是为了研究。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研究工作的难处,主要是评量更难客观。一般地说,由于时代的风尚不同,个人的造诣有异,要客观地评量前人的著述都不容易。研究地方文献,有两种倾向尤易起障目的作用:一种是出于乡党之敬,未免表彰过当。另一种则相反,受某种成见的束缚,对某些埋沉已久的著述,不敢大力加以表彰。前一种较为普遍,如果所表彰的并无不妥,只是分寸失度,没有照顾到前后(历史)左右(外地)的比较,那问题还不大。如果把不该表彰的也加渲染,那就不好了。后一种似难发生,实亦不然。近代湖南人对王夫之的评价就不一。邓显鹤、郭嵩焘都极力颂扬;曾国藩虽亦加表彰,有较多的保留;王闿运则只赏其诗,而于其在哲学、史学方面的卓见几乎一笔抹煞;近之湖南人对王闿运的评价也不一样,有些人就附和个别桐城派文人和宋诗派诗人的党同代异之见,对他的诗文贬抑殊甚。当今湖南医学界对湖南中医学的遗产怎么看我不清楚,只在不久前读过一本《湘医源流论》,近又从这套书的编辑处得见部分编校者为入选原著所作的评介,都很注意于提要钩玄中

寓阐幽发微之意。我非内行，于原著又多未读或未及细读，不敢强作解人，对这些行家的论述妄有评说，但获益不少，不仅得以略知湖湘传统医学遗产的丰富多彩，还从一个侧面进一步感受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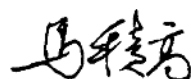
因此，我想从一个门外人的角度简略谈一点对中医学传统的粗浅认识。

近人以我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相比较，常说它比较重视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比较重视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重视标本兼治等等。这些，倘是与西方的近代西方医学相比较，都是对的，如与古希腊的医学相比，则未必然。例如中医是以阴阳五行来连结天人的，希腊医学的创始者希波克拉特则把自然界由地、水、风、火四元素所构成的学说运用于人体，还认为人从空气中呼吸的精气是感觉及运动的动力。他又说过：“……（疾病）即使在身体很小部分引起损害，全身就共感到这种痛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身体最大部中所存在的，也同样存在于最小部分。……最小部分本身中具有一切部分，而这些部分是互相关联的。”（转引自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这不也是天人合一和注意各部分的互相关联么？当然，具体提法有区别，但思维的途径是一致或相似的。只有到了十八九世纪以后，由于人体生理解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实验的方法和设备日趋精密，同时受到机械唯物论的影响，西方医学才向着分科很细的道路发展，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伴随着忽视人体固有的克服疾病的潜能及其各部分互相联系的缺点。中国传统医学则不同，它始终沿着不假检测器械和基本上不用治疗机器的途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局限。但包括湖湘名医在内的历代名医尽力设法克服这个局限，他们充分利用直观、直感的能力，采取望、闻、问、切等简便（不是简易）方法，对人的生理、病理进行了反复的由表及里的深入探究。它的一些基础理论，如天人相应的阴阳、五行生克说，精、气、神说，经络说等等，都起源很早，开初未免带有某种推测和玄想成分。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在诠释上却对某些理论有修正和突破，使之逐步接近实际，并在临床时取得良好的效果。故其中有些已经为现代科学检测所证实，有些现在虽尚未得到科学检测的验证，却可能包含着某些尚未认识的人体与自然的奥秘，未可轻率地否定它的存在，而应加以深入的研究。至于历代中医所积累之辨证论治的实践经验丰富精微，更可谓一个巨大的宝库，多有可补近现代西方医药学所未及而可供我们采择和发挥者。这且不说，就是他们这种从实际条件出发的钻研精神也值得继承和发扬。

我决不反对为了攀登医学的高峰，要运用和研制精密的器械，在自然科学一日千里的情况下，不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国家更将先进与落后、贫穷与富裕的差别长期并存。采取一个模式以求得科学的进步是不行的，采取一个模式治病救人，保障人民的健康更不行。必须把用简便经济的方法求精和用复杂的器械求精结合起来。有一个古代名医的例子：金元四大家的李杲（东垣）对医道医术都有多方面的成就，但他却写了一篇《指微流注赋》，对传统的针刺理论和方法作了深入浅出的发挥。他的目的在赋中说得 very

白：时难年荒，药物匮乏，必须提倡针刺加以补救。当然，这不是说针刺可以治百病（它只能治某些病），更非说不要药物，但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博爱胸怀，我认为是很可贵的，是我国传统医学基本精神在一个方面的表现。我们现在某些从事医学研究和诊疗工作的人们似乎把它忽视了。

门外人说医学，可能不但肤浅，还有谬误，好在这是一部传播中医典籍的书，原不因序文而增价或减价，读者如觉其无可取，就一笑置之吧。



1999年6月

前 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思维，国粹弘扬。医药乃性命之学，肇自炎黄。秦汉传经，唐宋祖述，金元同波异澜，明清总集其成。新中国建立后发掘宝库，重刊、影印、发行了大量古今中医药文献。

湖南乃祖国内陆省份和农业大省，原属春秋战国时期之楚国，素以“鱼米之乡”、“惟楚有材”著称于世。湖湘古代有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马王堆汉墓之发掘举世瞩目。从《周南》、《召南》之诗、屈原之《辞》，至周敦颐、王夫之等古代杰出的文学家、理学家和思想家，为祖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语曰：“文是基础医是楼。”说明文是医的载体。王冰序《素问》云：“将升岱岳，非径莫为。欲济扶桑，无舟莫适。”所以医之济时传远，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是故昔华佗得仲景之《伤寒论》而读之曰：“此真活人之书”也。唐·孙思邈云：“仲景《伤寒论》，江南师秘而不传。”足见搜遗珠之汨没，发潜德之幽光在于后之学者。

宋以前医籍考无论矣。宋以后，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载湖湘医籍仅四十余种，非不为也，是难于钩深致远也。至现代天津郭霭春主编《中国分省医籍考》，综括湖南医药科学发展和成就大略：通计著述二百八十九部，作家达二百一十六人。从中可见湖湘医学发展，始于周秦，衍于宋而盛于清，辐辏于衡、长两地。

《文赋》云：“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湖湘中医典籍沉于深渊，骊珠待探者仍不在少数。诸多学者旁搜博绍，《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即其一。本丛书从湖湘历代名医的抄本、孤本及存目未刊的佚本，有资料可考者中，精选西周至民国时期具有较高学术和临床价值者百余部，点校整理，分类结集出版。

据考证，目前国内有历史资料可查的湖南中医古籍共计五百一十九种，这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惜受历史条件局限，多数未能刊行，而仅辗转传抄。已梓行者，亦因千百年来水火兵灾，遗佚过半，现仅幸存一百四十八种，散见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高等学府或私人藏书家手中。其中除人民卫生出版社以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宋本《类编朱氏集验方》及《罗氏会约医镜》、《三指禅》点校出版；中医古籍出版社对元刻本《活幼心书》、元手抄本《活幼口议》、清刻本《金匱启钥》等数部湘医古籍影印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清代及民国时期湖湘名医所作《遯园医案》、《时疫白喉捷要白喉全生集合编》等外，其余皆属抄本、孤本、善本、线装本著作。数量在十本以上的仅有二十余种。这些古籍更由于蠹侵蛀蚀，临于绝灭，如不及时辑佚钩沉，进行抢救，不久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因此，刊行《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的工作。

湖南历代中医名家，不仅对湖南人民的医疗保健及人口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且其学术理论、实践经验,丰富了祖国医学宝库。丛书内容囊括内经、伤寒、金匱、温病、诊法、本草、方剂、针灸、内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医史、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其涉猎之广泛,议论之精辟,见解之独到,令人瞩目。如宋·朱佐之《集验医方》,收集了早已失传的古代医学方论,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明代《普济方》及朝鲜《医方类聚》等大型方书,均对其内容作了辑录。元·曾世荣之《活幼心书》、《活幼口议》,“参前辈之奥义,伸自己的独见”,“切脉观症,用药之道,靡有不具”,其书早已传至日本等国,且有翻刻。明·徐明善《济生产宝》,阐发精微,为后世妇产科之所宗。清·周学霆《三指禅》,以发微脉学著称于世。凡此种种,足证本丛书学术价值之高。

湖南历史上名医辈出,著述浩繁,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然惜乎多种原因,佚失大半,仅存珍籍,亦多藏于各大图书馆,借阅不易,湮没至今。《湖湘名医典籍精华》的出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不仅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珍惜曾经为湖南人民的健康付出辛勤劳动的湖湘名医的汗水和心血,让其继续嘉惠后人。通过这项古籍整理工作,还可进一步弘扬湘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湖南中医药在国内外医药卫生界的地位和影响。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不仅保存了前人治学医疗实践的历史真实,也从一定的角度对今天乃至未来提供某些借鉴。如《内经》:“治病必求于本”、“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精髓。衡阳欧阳履钦著《伤寒折中》即指出“《伤寒论·太阳篇》第七条未冠太阳病,其发阳、发阴乃六经之通治也”,应以素质不同而区别用药,此即“治病求本”、“以平为期”的最好注释,亦仲景治病治人兼顾之体现,柯韵伯列本条为《伤寒来苏集》总纲之心法。《伤寒源流》为湘西沅山陶之典著,本书特点,沿孙思邈、许叔微、喻嘉言,麻、桂、青龙三方鼎峙,符合《内经》“风寒郁而为热”的病机进展情况。大青龙为麻、桂失治后的补救,亦为用白虎承气之先声,即近世姜春华氏所谓“阻截”疗法之本源是也。清·吴汉德著《医理辑要》云:“要知风易为病者,表气素虚;寒易为病者,阳气素弱;热易为病者,阴气素衰;易伤食者,脾胃必亏;易劳伤者,中气必损。须知发病之日,即正气不足之时。”明确指出现质因素往往能决定个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此即《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最好注脚。衡阳曾世荣著《活幼心书》,其有异乎人者,在熟于经典著作也。如《伤寒论》五苓散于诸家,只用之解伤寒、湿温、暑毒、霍乱,而世荣于惊风痰搐、疮疹等疾,通四时而用之。前同知衡州府事胡省斋因其子惊风得愈,问之曰:五苓散何以愈此疾乎?世荣曰:此剂内用茯苓,可以安此心之神,用泽泻导小便,小肠利而心气通。木得桂而枯,足能抑肝之气,而风自止,所以能疗惊风,省斋深然之。此治病治人,调整机体法也。晚清·醴陵黄方国著《时疫白喉症真诀》,遇白喉症遵师授一方,以吴又可的“达原消毒饮”加减治之。他说:群医皆从风火、阴虚等证治,多不救,余因地制宜作疫变喉症治之而获生。嗣是仿师方加减以疗此病,历三十余年随手取效。五十年代中期醴陵白喉流行,省卫生厅派言庚孚(中医)、游孟高(西医)往治。确诊后外用隆吉散(斑蝥制成膏药外贴相应的局部,二十四小时起泡即揭去膏药盖以消毒纱布),内服药均用黄方国达原解毒汤加减治之。治疗六十余例,无不获效。以醴陵地区山岚瘴气袭人致病,非透达膜原、芳香化浊不能治愈,与一般阴虚白喉的治法不同。此《内经·异法方宜论》不可不讲也。

中医学不只是历史,而是现在和将来一个仍在不断创新的具有科学价值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不仅要继续挖掘其已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继承基础上求索掌握新的知识,以使中医学按自身规律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这应是中医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

展观。

由于《湖湘名医典籍精华》整理点校时间较长，工作难度大，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海涵。在编辑过程中，承蒙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省中医管理局、湖南中医学院和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鼎力支持。国内名宿吕炳奎、邓铁涛、裘沛然、王永炎、欧阳琦、李经纬、焦树德、高德以及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梅季坤编审为本书顾问，吕老题词，邓老和马积高教授赐序。值丛书面世之际，一并致谢。

刘炳凡 周绍明

1999年6月

点校说明

一、本丛书收书范围为西周至民国时期湘籍名医中医药著作，其中也包括个别长期在湘行医之非湘籍人士有关作品。为维持古籍原貌，悉用原书旧例（包括古代度量衡）。丛书均采用简化字，以方便读者。

二、丛书句读，统一采用现代标点符号。

三、书中引文，与所引之书核对无误加引号，如为意引则不加引号。

四、原书中引用书名、书名加篇名及简称书名，统一加书名号。书名加篇名者，书名与篇名间加“·”，全部括于书名号中。

五、原书无分段或分段有明显不妥，可能引起学习理解困难者，则重新分段，并出注说明。

六、用逐一勘比法订讹补阙，要求不漏不论。校勘注重四校合参，以对校、本校、他校为主，理校为辅。校勘的具体方法如下：

1. 底本与校本原文均残缺，可以计算字数的，每一个字用一个□表示（打印时占一个字）。若无法计算字数之处，用删节号。

2. 底本中确系明显错字，则出注说明。

3. 底本与校本不一致，而显系错讹、脱漏、衍文、倒文者，即在原文中改正或增删，并出注说明。

4. 底本与校本不一致，难以肯定何者为是，或校本有一定参考价值时，原文不改动，出注说明其互异之处。

5. 原书中同一内容前后不一，根据文义从正确之说，对错讹处予以改正，并出注说明。

6. 引文与其出处不一致，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文义无出入，文义可通，保持原貌；引文明显有错讹，有损文义，或同一条引文在书中数次出现而前后不一致，据出处改正，出注说明。经典著作之注释著作，体例原文与注释明确分开，而原文与原经典著作有出入者，改正后出注。

7. 具体史实，或人、地、年代之记述有明显错误，原文不改，出注说明。

8. 丛书各书正文前统一有一个目录，原书凡有分卷目录者均删。原目录与原文不一致者，据正文改正目录。原文目录过于简略或繁琐者，据正文或增或删。

9. 原书为竖排本，其中提示上文之“右”字统一改为“上”字。

10. 校注说明，均用^[1]^[2]^[3]等顺序号码标记于所校勘字及句末字的右上角，然后在当页以脚注形式逐条列出。

绪 论

湖湘方书，源远流长。我国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就出土于长沙。据史载，湖湘方书有六十余种。内容十分丰富，有经方，也有时方；有复方，也有单方；有医方集解，也有汤头歌括。现根据简、便、验、廉的原则，从中选出《神巧万全方》、《类编朱氏集验医方》、《验方新编》、《何氏经验良方》、《行军方便便方》和《研方必读》六种结集出版。

《神巧万全方》，又名《神功万全方》，宋·刘元宾撰，约成书于熙宁四年至元祐五年（公元1071~1090年）。刘元宾，字子仪，号通真子，宋代熙宁、元祐间人，籍贯不详。从他初主邵阳县簿，后任潭州（长沙）司理来看，他大半生的时间还是在湖南。由于“母氏多病，积有年矣”，所以“凡百家方书，罔不究览”，终于成为一个“通阴阳医药术数”的名医。他在伤寒、针灸、脉学上均有著作传世，《神巧万全方》是他在方剂上的代表作。据《宋史》记载，原书十二卷，早已亡佚。部分内容仅存于《医方类聚》，现特从《医方类聚》中辑出，共二百四十首方。从其现存的内容来看，《神巧万全方》是一部集内、外、五官等各科的方书。日本著名医学家丹波元坚说：“其方药采之《圣惠》者十居七八，多可施用。其论说亦原本古人，间加己见。至如其举伤寒各治，辨中风诸证，最为赅备，颇有发明。”宋代医学家陈无择在《三因方·大医习业》中曾把《神巧万全方》与仲景、华佗、《圣惠》、《名医别录》相提并论，足以证明本书在宋代医学上的地位是非比寻常的。

《类编朱氏集验医方》，简称《朱氏集验方》，宋·朱佐撰。朱佐，字君辅，湘乡人，是一位生活在宋代咸淳年间的医生。他曾把自己在临床上常用的方剂编成《朱佐方》，后来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当时民间医生尤其是湖湘名医及历代方书的有效方剂，撰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刊于宋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该书共十五卷，是一部集内、外、妇、儿、养生各科的方书。其中卷一至卷九为诸风、伤寒、诸气、脾胃、痰饮、积聚、黄疸、虚损、头痛之方，卷十为妇人方，卷十一为小兒方，卷十二至卷十四为痢疽、补损、中毒方，卷十五为拾遗门，载养生、杂论、养性等内容。全书列方近九百首，均为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方剂。所以，过去一直为临床医家所重视，如明代《普济方》及朝鲜《医方类聚》等大型方书，对本书内容多所辑录。

《验方新编》，清·鲍相璈撰。鲍相璈，字云韶，善化（长沙）人，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曾任职于广西武宣县。幼时见人有良方秘不传世，心甚鄙之，遂立愿不遗余力，广求医方。后来手录耳闻，荟萃甚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分门别类，辑为《验方新编》，清道光丙午年（公元1846年）付梓。全书十六卷。按病证分类九十九个，广收博采民间流行的单方、验方及各种治疗方法近六千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在治疗方法上，灵活运用内服、外敷、针灸、按摩、捏脊、拔罐、刮痧、引流、放血、祝由及人工呼吸等各种方法。既简既便，亦精亦博，“虽至穷乡僻壤之区，马足船唇之地，无不可以在仓卒立办，顷刻奏功”。

因而，一经问世，不径而走，博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一再重梓与增辑，从道光丙午年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先后有《增订验方新编》、《正续验方新编》、《选录验方新编》等数十种版本和一百多家书局印行。

《何氏经验良方》，道州何绍京撰。何绍京，道州人，清代咸丰年间的医生，医疗经验十分丰富。他把自己在临床上屡试屡验的方剂及从妇产科专书上辑录的效方汇集成《何氏经验良方》，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初刻，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重刊。全一卷，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何氏经验十六方》，载方十六首，分别治疗中风、跌打损伤、疟疾、癰、耳聋、瘤瘰、喉痛、黄水疮、牙痛、胃病、噎膈反胃、蛇咬、脚气、小儿食积，几乎囊括了内、外、儿、五官、皮肤各科。下篇名为《胎产择要良方》，是作者鉴于妇女“受孕之后，不守禁忌，不知培养，但急催生，兼以庸医误之，稳婆误之，以致种种危难，伤害母子”，因而采录《胎产心法》、《达生编》胎前、生产与产后各种病证的预防治疗方法，并选取常用方剂十七首附后。其论详而切，其方简而验，对妇女产科的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行军方便便方》，罗世瑶撰。罗世瑶，新化人，约生活于清代咸丰年间，生平不详。他从几十种典籍中收集了简便可行的方剂，编成《行军方便便方》。全书三卷，共载各种验方、单方、偏方、秘法七百一十首。卷上分“备预”、“杜防”两门，分别论述了辟谷不饥法、干粮制作法和预防山岚瘴气、虎狼、蛊毒的方法，还记载了戒酒与鸦片的验方。卷中分“疗伤”、“愈疾”两门，分别论述了治疗跌打损伤、毒虫咬伤和内、外、五官、皮肤等各科疾病的单方偏方。卷下为“救解”门，主要是突然死亡、各种中毒、奇病杂症及马骡杂病的急救措施与方法。本书记载之方，虽大都出自各种典籍，但亦极有特点，诚如《三三医书》编者所说：“其编采录不限医家方，方皆极简便，既便行军，复利村落，有功世道，洵非浅解。查自来验方亦极夥，顾然非闻诸道路，既系录自医籍，欲求收采广博，方方简验者，不可多得。”

《研方必读》，何舒编述。何舒，字竟心，邵阳人，生于清光绪十年，死于1954年。何氏世代业医，他先从叔父习医，中年受业于长沙张必明，尽得其传。何氏著作宏富，据粗略统计，约有医学著作十九种，《研方必读》只是其中一种，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9年）初印。全书分三卷，三十九节。卷一载方一百二十五首，分四时感冒、诸风类中、疟疾、痢疾；卷二载方二百五十七首，分诸血、诸气、诸痛、内伤、虚劳、瘕病、痹病、痿病、脚气、遗精、浊带、痰饮、咳嗽、喘哮、肿胀；卷三载方三百二十五首，分头痛眩暈、消渴、神病、癲病、噎膈翻胃、呕吐哕、诸泄、疸证、疝证、积聚、霍乱、癆瘵、自汗盗汗、眼目、牙齿口舌、耳鼻、咽喉、小便诸证、大便燥结、妇人方。该书重用方之理，明组方之药，且其中不乏救急诸方，方简而验，颇具实用性。

总之，本卷所选之方书，不仅对保存湖湘医籍有重要价值，而且多为流传既广、又切合实用之书，因而对中医临床亦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书中难免夹杂某些不健康的内容，尚须区别对待。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

【宋】刘元宾撰

神巧万全方

路振平 张红梅 点校

目 录

一、中风	(9)	苦参散(17)	
风总论	(9)	四时伤寒并时气大小便不通	(17)
急风	(9)	大黄散(17)	
大驱风散(9) 小驱风散(9) 四神散(10)		四时伤寒并时气发斑并豆疮	(17)
五藏中风	(10)	天竺黄散(17) 甘草散(17)	
犀角散(10) 决明子丸(10) 镇心丸(10)		四时伤寒并时气热毒攻眼	(18)
茯神散(10) 细辛散(10) 乌蛇丸(10)		四时伤寒并时气咽喉痛	(18)
坏涎丸(11) 独活散(11) 皂荚煎丸		半夏散(18)	
(11) 天麻丸(11) 独活散(11)		四时伤寒并时气口舌疮肿	(18)
瘫痪风	(11)	四时伤寒并时气咳嗽	(18)
大铁弹丸(11) 白术散(12) 鹿茸丸(12)		四时伤寒并时气毒攻手足	(18)
中风半身不遂	(12)	四时伤寒并时气坏候	(18)
海桐皮丸(12)		升麻散(18)	
风痺	(12)	四时伤寒并时气百合候	(18)
竹沥饮子(12) 麻黄散(12) 竹沥汤(12)		百合散(19) 半夏散(19)	
防风散(13) 芍药散(13) 独活散(13)		四时伤寒并时气两感候	(19)
风痙	(13)	双解散(19) 附子丸(19)	
石膏散(13) 天南星丸(13) 铜屑酒(13)		四时伤寒并时气中风	(19)
风寒热候	(13)	四时伤寒并时气痉病	(19)
荆沥汤(14)		附子散(19) 羚羊角散(19)	
风眩	(14)	四时伤寒并时气食毒	(20)
神白散(14) 茶煎散(14) 白龙丸(14)		白姜散(20)	
旋覆花散(14) 神圣散(14)		四时伤寒并时气潮热	(20)
大风	(14)	四时伤寒并时气发疟	(20)
服苍耳法(15)		恒山丸(20)	
风诸杂候	(15)	四时伤寒并时气令不相染	(20)
附子散(15) 小乌犀丸(15) 四生丸(15)		粉身散(20) 雄黄丸(20)	
威灵仙丸(15) 苦参散(15)		四时伤寒并时气后诸疾候	(21)
五藏中风针灸法	(15)	槟榔散(21) 桂心散(21) 麦门冬散(21)	
风痺针灸法	(16)	香豉散(21) 梔子仁粥(21) 葛根散	
食治方	(16)	(21) 葳蕤散(21) 附子散(22) 韭根散	
葱苡仁粥(16)		(22) 陈橘皮散(22) 黄芪散(22) 黄芪	
二、伤寒	(16)	丸(22) 前胡散(22) 天雄丸(22) 杜仲	
四时伤寒并时气湿暑	(16)	散(22) 韭子散(22) 天门冬丸(23) 木	
四时伤寒并时气虚汗不止	(16)	瓜丸(23)	
杜仲散(16) 牡蛎粉散(16)		虚烦候	(23)
四时伤寒并时气发黄	(17)	竹叶汤(23) 橘皮汤(23)	
茵陈散(17) 龙胆草散(17) 犀角散(17)		三、脏腑虚实	(23)
		肝虚	(23)